

郁達夫情書手迹

張金鴻編

郁達夫情書手迹

華寶齋書社

郁達夫情書手迹

原件提供 上海圖書館

裝幀設計 蔣放年

出版 華寶齋書社

印刷裝訂 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

(浙江省富陽市江濱東大道二二號)

定價 貳佰叁拾捌圓

一九九九年九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ISBN 962 - 7989 - 52 - 5

贈上海圖書館郁達夫致王映霞函件真跡序

我現謹將我殘存的郁達夫信函（以下簡稱郁函）

五十八封，計六十二頁，明信片四十一張，贈送給上海圖書館。

這些信件和明信片，都是郁達夫寫給王映霞的，說殘存，因為這僅是我原保有郁函的殘餘

存留部分，如果是全部，那該有兩百封以上。內容

主要包括郁達夫在上海與王映霞初交相戀

時期，郁在杭州寫作，在上海時期，郁是福建省

政訓任職，至左明南漢等時期。

我看到這些都只是在抗日戰爭期間的五四青年
 春風夏雨。那時我初到湖南衡陽粵漢鐵路局，
 是在先我在粵漢路工作的朋友燕王帶同名的
 二伯名里看到的。這些都也是屬於他的。

燕王帶同志對我說，五九年某日，粵漢鐵路局
 拍賣處理全路認的旅客物品，由於他是搞
 財務審計的，在該局是搞核算的工作，被派參加
 監辦拍賣工作。那是無事可干的，是左遺，有人在
 場，用眼觀察看而已。他正閑著，在現場來回踱步，忽
 地看見附近正在燒什麼廢紙，於東西一不推，火光

熊。他走近火堆，半意中用手抹一擦，先看見一
本日記，檢出一看，不相干，仍投入火中。再一擦，看
到了大批古信，信封上寫有「王映山啓」，二月，書上
字樣「燕書」是武漢大學畢業生，平日學英文
好，見到之心，立刻知道這些信出的價值，趕快
從烈火中撿救出來，幸免于焚毀，於是這些都逃
就成為燕的東西。那時，我們都不過是二十几歲的
青年，說話隨便，老燕告訴我：那次拍賣，他得
到兩件寶貝，一是康侯簋得一塊田黄石印章，
刻有「庚申狀元」四字，稱是一寶，另一寶就是那函。

他那塊田黃石，我不曾去代檢登報錄存，証度申
狀元是誰，也不知是否真寶，但據說出來的鄭出
現在看來，卻有一定的價值。

並立書時，已些去信，常係粗加管理分款。若
我耳知，由于沒有裝訂，在借給朋友閱看時，有好
些有價值的信，都給偷抽走，但也無可奈何，他之
保，所以鄭出，解放前外間知者亦不少，當時南京的
新民晚報，也曾有過小報爭消息，說鄭出在
資源委員會並居官（大意）。那時，我與並立書在相
繼離開粵港，訣別之後，又在資源委員會

重慶吳哥。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我在香港，燕也到了香港，行篋遺落帶柳玉，我就向他借來，準備細閱，以明老燕回國，未曾取回，緣由，柳玉就向我保證。他心裏在鞍山鋼鐵公司及女子教會中學，一九五六年左右，他作為鞍山市人民代表來上海參觀，我已從哥文科畢業，我們見面時，柳玉求他將這些東西送給我，他答應了。我與老燕，目那時起，又已二十幾年未曾相見，十幾年來消息俱無，音信無回，我祝願他平安！

知道我保有郁函的朋友也很多，我到華南師範大學中文系以後，施肇基先生曾建議加以整理，並抽些有價值的條目寄香港與我們的國內有共黨關係的出版社出版，同時，由郁達夫贈給他的郁王同在福州所攝照片二張，寄給我翻印。我也曾着手整理，分析郁函內容，想作一書所完。

在文化大革命中，「落實政策歸還物資」時，我曾表示希望發還郁函，由我整理以送國家圖書館。後來，一位中文系學生某君，在經手發還我一箱東西時對我說：「郁達夫的信就不還你了。」我自然不敢

说不，还以为总是作为国家文物存在。我们中文系，那
也是好事。只是战争之前有个别中年教师对我说
中文系里未见刘郁遣夫信函，我才意识到此郁王之友
乃私人之手！

现在残存的郁函是在发还我的一箱散乱杂物和一堆纸堆
中检到的，混在其他信件之中，得免于焚。此亦可见
当时学生某层陪事之粗，不曾细检，也不是奉命办理，
疏忽不迫的。那时家中乱哄哄的，我随手放在一边，后来把整
部文只剩得十来封了，其余遍寻无获，懊丧真已以为原
纸清除。一失再失，很是懊恼。

那一封封信，我于九七年曾给许杰先生看过。他从来告知解放前作人民教师并已退休在家的王映霞同志。她已活到七十以上的人了。许杰先生又带她来我家，我给她看了。她对这半个世纪以前的信件，十分感慨。后来，她来信表示将这些信件送给她。王映霞同志来信给我一大包，都装现只剩得这寥寥十数封，我感到惘然，感到惋惜。我也没有心情再保留，就连旧照片，全部送给她。

王映霞同志以前来我家一次，是带着她左云南工作的儿子来的。母子都非常客气，儿子涵养有禮，表示为有具兄人遺墨，正望見贈。因为先前我曾告

王初錄的不止這些。找一找可能還有。所以他們來。但由於
未曾找到，使他們失望。

今年（一九七九年）春節，我清理居室書庫外大扶柁下

前是鼠洞的潮濕陰暗的儲藏小間，搬出歷年堆積的

舊的舊報紙、雜誌、準備送廢品站。在底層舊報紙

堆中，我竟無意中出現這殘存的郁函，夾在書中間。也未

被鼠嚼去咬，真使我喜悅。這封信，與已送給王曉霞的部

分合在一起，正是當年王在王我的箱子里檢回的合郵刺

餘郵刺。這些又被當作廢紙回爐。真是千鈞一髮。王是又應

一部而幸存！

自一九四九年迄今，不觉已三十年，在文革以前我时都出，曾略加整理，对其内容，粗有概念。一九七六年与王映霞同志会面时，也曾向她询问过信件，有美的人物和话题，她谈了一些，但由之我当时认为，她至今全部信件，多向零星，因此不甚留心记忆。

郁達夫的生平，及其在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必由我在这里介绍。但假使说一个作者的文章，由于是有意写给别人看的，其中观点，有些还可能不是其真实情况，那么，无意让别人看的家信传本，其中所表达的感怀、思想，当不至有假。郁達夫的作品，我读过不少，那些作品，自有其美祥和世界文学地位，

但我卻從其家書中看到他的真摯，看到他的豪放，看到他的失望與疑慮，也看到他的愛國之心，他有一封從福州寄回的信，曾提到增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願意為祖國而戰死沙場。他也曾寫給福建省政府，在抗戰時期，和當時抗戰戰爭時善良的公務員一樣，生活清苦，這于其信件中可以明顯地看到。

他給王映霞的信，據說初立憲識時期，癡狂至忘情意纏綿，不止細說，有一封寫着他們某次會面，以第二天做的詩：朝來雲氣滿高樓，借隱名山誓白頭，好事只愁天妒我，為君先買五湖舟。僅此十字，可見他們

的戲情，而終賦此離，果真是天好麼。

婚後時期生活是很相得的，兩情也融洽的。郁達夫本人住杭州從事創作，他以「英子」或「文」的名字，與住在上海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號王映霞通訊，多是明信片，寫「王鐵儒先生收」。杭州余音，郁經常告訴此寫作的計劃和進度，為某日寫了幾千字，某日不曾一字，也時常寫稿子回來，要她送給某人，或要她去自己住房中找出某部書，杭州常用，信中親切地寫道：「用橙子站上去拿」。兩人配合，感情很好。郁達夫的名篇《遲桂花》，就是在此時期寫的。

他自己評價：「這一篇遊桂花也是傑作，你看，便曉得。」（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九日明信片）這一懸崖桂花正寫得，共五十三段，有兩段一千字，現代當去信通知大約三日必會來拿。該稿今晚再從頭修改一次，明晨付郵寄出，則必已寄度。（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日明信片）還有些是該稿裏的，有的正談到當時商務印書館對集稿計數字數是要扣除極點和空格等。從這些信件中，我們也看到，三十年代作家活動的一鱗半爪。

從福建寄來的信，乃寄，湖南漢壽蔡文培，于都王映霞先生，此時雖然受了抗戰時期公務員生活的困擾，有

家累，老小要吃穿，柴米油盐，一般是匯款若干，收到
即後甘後，然而時窮節乃見，也在此時，他在信中切實
痛恨日本帝國主義者，願志戰死沙場。

在這時期信件中，有一封是王映霞給郁達夫訴
窮的信，他竟認為無理，在信背面大筆加批，批評他不該這
樣寫信，並叫原函寄還他，自己看看，這就顯得很粗暴。

還有一封一九三八年從湖南漢壽返福建旅途中寫的明
信片，臨行時頗覺依依，晨發漢壽，水上略有風波，然亦
行百餘里，今晚泊沅江，到長沙後，於日上午，野闊天低，渾
雲與湖水相接，陰，悲，頗與此行旅之心境相像。出